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二回 先鋒出陣掉了魂 王明取得隱身草

詩曰： 上將秉神略，至兵無猛威。

三軍當嚴冬，一撫勝重衣。

霜劍奪眾景，夜星失長輝。

蒼鷹獨立時，惡鳥不敢飛。

武牢鎖天關，河橋紐地機。

大軍奚以安？守此稱者稀。

貧士少顏色，貴門多輕肥。

試登山嶽高，方見草木微。

山嶽恩既廣，草木心皆歸。

卻說先鋒的左右，忙忙的報道：「禍事臨門，此來不小。」二位元帥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怎麼禍事臨門，此來不小？」左右的跑慌了，說不出口來，只是把個胸脯前捶了幾下。元帥道：「你將軍吃了苦麼？」左右的點兩下頭。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國？」左右的還說不出來，把個頭髮打散著，擺了幾下。元帥道：「敢是散發國麼？」左右的又點兩下頭。王爺道：「你們且去坐定了，再來回話。」左右的定了神，息了喘，卻來回話。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國？」左右的道：「叫做甚麼撒發國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將軍怎麼吃了苦？」左右道：「俺將軍活活的被番官捉將去了！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失機？」左右道：「非俺將軍失機，只是撞的對頭不巧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不巧？」左右道：「撒發國出一個番官，叫做甚麼圓眼帖木兒，並不曾交馬，並不曾舉刀，只是手裡敲個甚麼東西，恰像銅鈴兒的聲氣；響了三下，俺將軍就是一個倒栽蔥，掀下馬來，被他活活的捉了去。」王爺道：「這又是個邪術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撒發國離此多少路程？」左右道：「去了有七八日，才得到那裡。」王爺道：「也不論他路程多遠，就要整兵前去，不可遲疑。」開了寶船，也行了七八日，果是一個國。那個國，邊海處有一個關，叫做鳳磐關。關裡有一座城池，城裡城外都是些居民百姓，渾身黑炭，頭髮血紅。老爺道：「這也不是人類，怎麼走到這裡來？」王爺道：「這如今只得將錯就錯，說得個不來的話？」元帥道：「人不是個人，鬼不是個鬼，戰又不是個戰，你教怎麼樣兒處他？」王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要殺他一陣，看是何如。」元帥傳令，著諸將領兵出馬。一連三日，一連輸了三員大將。先一日，征西遊擊將軍黃懷德出馬，只聽得番將馬上敲了三下，黃將軍落馬被擒。第二日，右先鋒劉蔭出馬，也又聽得番將馬上敲了三下，劉先鋒落馬被擒。第三日，狼牙棒張柏出馬，也又聽得番將馬上敲的響，張狼牙曉得他的毛病，剛剛的敲得一下，已自跑馬而回，饒他跑得快，也掉了一頂盔。

元帥分憂悶。王爺道：「這椿事少不得去求國師。」老爺道：「且求天師，看他怎麼。」王爺道：「連輸了幾陣，事在眉毛上，還著要國師出來。」

二位元帥專請國師，國師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這是推不掉的事體。」心裡想道：「夜來仰觀乾象，卻是獍頭大掃星出現，這寶船上又該添出一個好漢來，成功受賞，才應得這個星去。卻不知道是哪個？」沉思了一會，不曾開口。二位元帥只說國師是這等養神息氣，哪曉得他心上老大的費尋思，卻又催促國師妙計。

國師道：「元帥請出一枝令箭來，借貧僧一用。」元帥不敢怠慢，即時取過一枝令箭來，奉與國師。國師接了，叫過藍旗官，把個令箭交與他，叫他傳示軍營裡面，有能識得百鳥聲音的，帶箭來回話。

去了不多一會，只見一個軍士手裡拿著一枝令箭，帳下磕頭。國師道：「你姓甚麼？名字叫做甚麼？現是哪一衛的軍？」那軍士說道：「小的姓王，名字叫做王明。原是南京龍灘左衛巡邏的小軍。」國師道：「你現在哪個部下？」王明道：「現在前營大都督王應襲部下。」

國師抬起頭來看一看，只見王明生得燕項虎鬚，身長九尺，面如滿月，眼似流星。國師心下想道：「此人果好一個漢子。」高張慧眼，果真此人是一個獍頭大掃星下界，心上有老大的歡喜。過了一會，又問道：「你可認得百鳥的聲音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小的認得。不是小的在列位老爺面前誇口，自古到今，識鳥音的，只有兩個。」元帥道：「是哪兩個？」王明道：「古時節孔夫子門下公冶長一個；這如今元帥麾下，小的一個。」

元帥道：「怎麼公冶長也識鳥音？」王明道：「公冶長善識鳥音，他有一場識鳥音的事故。是個甚麼事故？一日，公冶長和南宮适兩姨夫，坐著閒磕牙兒說話，只聽得一個鳥兒嘴裡吱吱喳喳，公冶長說道：『姨夫，你坐著，我去取過羊來，下些羊肉面，你吃了去。』果真的，一會兒拖了一隻肥羊，一會兒下出羊肉面，兩姨夫自由自在吃了一餐。姨夫道：『公姐夫，你這羊是哪裡來的？』公冶長道：『是方才那個鳥兒叫我拖來的。』姨夫道：『怎麼是鳥兒叫你拖來的？』公冶長道：『那個鳥兒口裡吱吱喳喳，叫說是：公冶長，公冶長，南山腳下一隻羊，你吃肉，我吃腸。這卻不是鳥兒叫我拖來的？』姨夫道：『有此奇事。原來你善識鳥音。』兩家子又講了一會兒話才去。只是那個鳥兒不曾討得腸吃，懷恨在心。有一日，又來叫道：『公冶長，公冶長，北山腳下一隻羊，你吃肉，我吃腸。』公冶長前日甜慣了的嘴，連忙的跑到北山之下，左看右看，哪裡有個羊，只見一個人被人殺死了在那裡。公冶長轉過身來，地方上人說是公冶長殺死人命，告到官司，把公冶長坐了三年多牢。故此孔夫子說道：『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，飛其罪。』孔夫子說個『飛』字，說是鳥兒要他，是天上飛下來的罪。這公冶長的事故，卻不是識鳥音的？」

元帥道：「你比公冶長何如？」王明道：「小的識鳥音，只在公冶長之上，不在公冶長之下。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你在他上？」王明道：「小的一生吃肉，並不曾受罪。到如今只是談他公冶，卻不做個『宗政哭羊』。」王爺道：「你即便說得好，只是字義上有些不明。」王明道：「字義雖不明，聲音卻辨得。」國師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便見。你既是善識鳥音，我這裡要鳳凰生下來的兩個卵，又要一個雄，一個雌。你若是認得真，取得快，我這裡重重的賞你。」王明心裡想道：「鳳凰是個百鳥之王，已自是個難尋的，怎麼又要尋它的卵？鳳凰的卵已自是個難尋的，怎麼又要一個雄、一個雌？」心裡想，便是難，口裡只得說著易，說道：「鳳凰是小的認得。只是鳳凰的卵，怕一時難尋些，望老爺寬限幾日。」國師道：「我要這卵在緊急之處，怎麼寬限得些？」王明道：「只怕這個國不出鳳凰。」國師道：「你不看見那個關叫做鳳磐關？既是不出鳳凰，焉得有此名字？」王明道：「只怕一時間尋不出來，誤了老爺的大事。」國師道：「還有一件，若是鳳凰的卵尋不出來，就是老鸛窩裡的也罷。」

王明心裡想道：「若只是老鸛的卵還不打緊。」應一聲「是」，連忙的拜辭而去，掂開臂膊，邁開大步。掂臂似蛟龍出水，邁步似猛虎歸山。

相行數里，遠遠望見一座高山，走近前去，只見山腳下有一石碑，碑上刻著「鳳凰山」三個大字。王明就喜之不盡，心裡想道：「朝廷洪福，國師妙用。這山叫做鳳凰山，必定是出鳳凰的。」抬頭一望，果好一座山，有詩為證：「鳳去空山歲月深，偶來春色趁登臨。孤根天造分南北，絕壁潮生自古今。便欲振衣凌蜃閣，將因搔首借鼇簪。他鄉愁見天連水，不盡蒼茫故國心。」

王明看了一會，只見山頂上有一棵樹，生得就有些古怪。怎麼古怪？圍有三五尺，高有幾丈，身子挺挺的直上，就像一桿槍。頂上婆婆的許多枝葉，就像一把雨蓋當空。也不偏，也不歪，端端正正就有一個窩巢做在上面。王明又看一會，說道：「這棵樹生得這等奇異，這個窩巢做得這等方正，想必是個鳳凰窠子。若是鳳凰窠，無寶不成窩。又不但只是有卵，還該有個寶貝。我曉得此行不當小可，一則是國師的口靈，二則是我王明的時運來了。待我爬上去看一看來，就打作不是，也再作道理。」連忙的找起罩甲，脫下了蹻鞋，揀定了樹幹，盡著平生的膂力，一竟爬上樹去。爬到樹梢上，窠巢便是一個，卻沒有個甚麼鳥雀在那裡，不知

是鳳凰窠也不是。卻又沒有個卵在那裡，空費了這一番心。

王明爬了一會，爬得手酸腳軟，權且坐在樹枝上歇息一番。這一番歇息不至緊，只見那個窠裡有些甚麼閃閃的亮一般，看來又不見在那裡。王明心說：「敢是一個寶貝兒發亮麼？待我把個窠兒拆了它的，看是何如。」左一理，右一理；左拆一根，右拆一根；左丟一根下去，右丟一根下去。理來理去，理出一根燈草來，只有二尺少些長，卻是亮淨得可愛。王明拿在手裡看一看，轉看轉愛人，把個手去扯一扯，轉扯轉落實。王明說道：「倒像我南京的牛筋草，倒好把來拴頭盔上的纓子。」又放在頭上去拴一拴。王明只說是根草，拿在手裡顛之倒之。

哪曉得樹下，一個樵夫在那裡砍柴，猛然間抬起頭來看一看，只見樹上坐著一個人，一會兒看見，一會兒又不看見。樵夫低頭一想，說道：「這棵樹光溜溜的，怎麼一個人上去得？既是個人在上面，怎麼一會兒看見，一會兒又不看見？我曉得了，鳳凰山原是神仙出沒之所。今日是我的緣分滿了，這決是哪一位真人下界，有此機會，豈肯放過他？」那樵夫放下鐮刀，低著頭只是拜。拜了四拜，磕了四個頭，口裡叫道：「樹上是哪一位大仙，望乞指教弟子一個明白。」

王明看見一個樵夫磕頭禮拜，只說是個瘋子。落後聽見他說道是哪一位大仙，卻才曉得樵夫錯認了我是個神仙，手裡拿著個燈心草兒，指他指說道：「我不是甚麼仙人。」那樵夫就不看見個王明，又吆喝道：「大仙，你怎麼就不見了？敢是弟子緣分薄麼？」王明放下了燈心草兒。那樵夫又磕個頭，說道：「大仙，你又出來了，還是弟子有緣。」

王明也低下頭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我拿起草來，他就吆喝我不見了；放下了草，他就吆喝我又出來了。卻不是這根草有些作怪，待我再試他一試，看是怎麼？」卻又拿起草來，那樵夫又不看見；放下了草，樵夫又看見。王明心裡明白，曉得這根草是個寶貝，卻沒有個名字，心裡又想到：「這本是一根草，卻能藏隱我的身子，不如就叫做隱身草罷。」道猶未了，樹下的樵夫又叫說道：「你是哪一位大仙？指教弟子一個明白罷。」王明心生巧計，就認做個神仙，衝他一下高叫道：「你那中生吆喝甚么？」樵夫道：「我不認得你是哪一位神仙。」王明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兜羅天上大樂天仙。今日有些小事，才得到你的名山。」樵夫道：「你做神仙的人，又有甚麼事哩？」王明越加將計就計，說道：「我為因要取兩個鳳凰蛋，獻上玉皇，前赴蟠桃大宴，故此來此山中。」樵夫卻又有些湊巧，說道：「我這個山叫做鳳凰山，我這個山上就是鳳凰的窟窩。若說鳳凰的蛋，要一就有□，要□就有百，要百就有千，要千就有萬！何難之有？」

王明大喜，說道：「今日之行，一舉兩得。」撲冬一聲響，一跳跳將下來。那樵夫只說真是一個神仙，連忙的磕頭，連忙的禮拜。王明道：「你起來罷。你今日撞遇著我，也是你的緣分。」樵夫聽知說他有緣，喜之不盡，說道：「大仙老爺在上，弟子去取過鳳凰蛋來奉獻，聊表微忱。」王明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和你同行。」樵夫領路，王明跟定了他。

原來這個鳳凰不在樹上，又不在草裡。王明走了一會，不見個著落，問道：「那中生你不要弔謊哩？」樵夫道：「弟子今日幸遇大仙，怎麼又敢弔謊，招大仙的怪？」王明道：「還在哪裡？」樵夫道：「就在之裡。這又叫做個月穴峰，這個梧桐樹下就是。」王明道：「你去取來。」樵夫滿口應承，伸起兩隻手，去到個大石頭的縫兒裡面，左掏右掏，掏了半日，掏出一個來。又掏了半日，又掏出一個來。

王明接著看一看，只見那兩個蛋，五色花紋，霞光閃閃，愛殺人也！心裡想道：「鳳凰蛋便有了，只是這個人磕了這許多的頭，費了這許多的力，得了他這一雙蛋，怎麼白白的打發他去？」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那中生你過來，我和你講話。」樵夫又跪著，說道：「大仙有何吩咐？」王明道：「你今日緣分是有了，只是福分還少些。」樵夫道：「怎見得弟子的福分還少些？」王明道：「我今日為了這鳳凰蛋，來得倉卒，不曾帶得我仙家的寶貝、果品之類在身旁。沒有甚麼謝你，故此說你福分還少些。」

樵夫低頭一想：「千難萬難，遇著一個神仙，怎麼就叫我空空的回去？」起眼一瞧，只見滿山上有的是七大八小的亂石頭，他就盡著平生的蠻氣力，搨起一塊，倒有八九□斤多重的青萎萎的石頭，放在王明的面前，說道：「大仙，我也不要你甚麼謝禮，我聞得你做神仙的，專一會點石為金。你只把這塊石頭點做一塊金子，送了我罷。再不然，就點做七八成的淡金子也罷。」

王明心上倒吃了一驚，莫說是這等一塊大石頭，就是一釐一毫也是難的，此事怎麼是好？也只因他福至心靈，隨口就扯出一個謊來，說道：「那中生，你還有所不知，當原先的神仙都肯幹這等的勾當，近日的神仙都收了心，不幹這等的勾當。」樵夫道：「怎麼近日的神仙又不同些？」王明道：「不是不同，只因洞賓老祖在岳陽樓上吃酒，少下了許多酒錢，看見地上一塊青石頭，他就到葫蘆裡面取出綠豆大的一粒金丹，點在青石之上。一會兒，點成一塊黃澄澄的金子，還了酒錢，卻是三醉岳陽人不識，朗然飛過洞庭湖。飛在湖中間，洞庭君主邀他吃茶。君主問道：『適來祖師的金子，日後可變麼？』老祖道：『五百年後還是一塊石頭。』君主道：『祖師呀祖師，你只圖眼前的富貴，豈不誤了五百年以後眾生？』洞賓老祖聽了誤了眾生的話，就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『多承指教。』就在洞庭湖上，憑了洞庭君主做個證明功德，發了一個大大的誓願，說道：『今後再不點石為金。』君主道：『老祖不要學近日的神仙養家咒哩！』老祖道：『近日的神仙是我的孫兒，再有哪個點石為金，教他即時墜落塵緣，永世不得遷轉。』因是洞賓老祖發了大誓願，故此以後的神仙都不幹這等個勾當。」

樵夫道：「大仙，你不點石為金，也須念弟子是相逢一次。」王明又扯個謊，說道：「你明日還到這裡來，我卻帶下一粒長生不老丹來送你罷！」樵夫只說是真，心裡想道：「金子是個死寶，假饒他點成了送我，我若是分淺緣慳，到日後也還消受不起。莫若還是一粒仙丹，吃在肚裡，轉老還童，髮白轉黑，千年不死，萬年無休，豈不美哉！」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既蒙慨賜金丹，愈加是好。只是大仙不要失信於弟子。」王明又故意的說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莫說我們上界天仙，豈可失信於你。你豈不知黃石公紀橋之故事乎？只是你要早些來，不要耍我牢等你。」樵夫哪曉得他是個脫身之法，歡天喜地，口裡唱著山歌兒，一逕回去。

王明脫了樵夫，得了寶貝，取了鳳凰蛋，愈加不勝之喜，心裡只在想，說道：「拿了這蛋回覆國師，國師怎麼重賞，我怎麼受用。拿了這個隱身草去斬將立功，功成之日，怎麼做官，怎麼維持，怎麼封父母，怎麼蔭妻子。」滿心都是快活。哪裡曉得天是多早晚，日影是多少高；哪曉得腳是怎麼動，路是怎麼行。起一下頭來，只見日色無光，陰雲四起。王明慌了，站著看一會兒。天又晚得來了，四下裡又沒個安宿路頭，只得往前再挨兩步。挨了幾步，卻看見遠遠的有一頭店房，王明說道：「喜得還有個宿處在這裡。」不免躡行幾步。

又行了一會，睜開眼來，原來哪裡是令店房，兩腳牌房，前廳後堂，周圍側屋？恰是一所廟宇。廟門前掛著一面牌，牌上橫寫著「義勇武安王」五個大字。廟堂上坐著一個丹鳳眼，臥蠶眉，面如重棗，鬚似長楊的關聖賢。王明道：「關老爺，你好顯應也，就是西洋夷狄，也曉得祀奉你也。真個是眼觀□萬里，日赴九千壇。我今日不免在老爺的廟裡借宿一宵罷。」連忙的雙膝跪下，磕上幾個頭，說道：「小人是南朝大明國朱皇帝欽差征西大元帥麾下一個小軍，名字叫做王明。為因國師差遣來此山中取鳳凰的蛋，不覺得天色已晚，前去無門，只得到老爺廟裡來借一夜宿。恐有番兵番將夜來到此，小人獨力難撐，望乞老爺大顯威靈，保護一二。」禱告已畢，把塊大石板撐了廟門，跌倒個身子，就睡在廟裡。

睡了之後，一更無事，二更悄然。三更時候，王明正在睡夢中間，只見關聖賢喝聲道：「是哪個在這裡穢污我的廟堂？」周倉回覆道：「是個撓頭大掃星在這裡。」關爺道：「他為何到此？」周倉道：「他為了取鳳凰蛋，才到得此。」關爺道：「他身上是個甚麼東西發亮哩？」周倉道：「是個隱身草。」關爺道：「既是有此寶貝，西洋的事，功大半在他身上。只是他出身微賤，膂力不加，刀法不熟。周倉，你過來。」周倉道：「有！老爺有何吩咐？」關爺道：「你把那兩臂之力，借與他去。你把我的刀法，傳與他去。」周倉應聲道：「理會得。」即時牽起王明來，把他兩邊膀子上，一邊捶了他三拳，喝聲道：「照刀！」把個關老爺的刀遞在他手裡，扶著他的手掄了幾回。掄到末後，照頭一刀，把個王明砍得往地下一跌，恰好在神案上一般碌往地裡一跌。跌醒之

時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睜開眼來，已自東方發白。

王明說道：「怎麼說個撓頭大掃星？這個夢盡有些古怪。」爬起來看一看，只見關老爺左邊架上有一張鋼鐵打的刀，就依著原日的青龍偃月刀之樣，刀上又鑿著「八□四斤重」五個字。王明說道：「關老爺把力氣借我，我且把這個刀試一試。」走近前去，一手就綽將起來，王明道：「這等一張刀，不是神力，怎麼拿得起來？既是拿得動，把夢裡的刀法演一演兒。」扭轉身子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撒花蓋頂，枯樹盤根，繞腰穿頂，使了一會，就比夢裡的舞得半點不差。王明曉得是關老爺超度他，連忙的放下刀來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小人蒙聖賢老爺錯愛，借我力氣，教我刀法。往後倘得前進，子子孫孫，永侍香火。」收了隱身草，拿了鳳凰蛋，逕奔寶船上來，見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你怎麼去了兩日？」王明道：「為因一時尋不見，故此稽遲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曾取得鳳凰蛋來？」王明道：「取得來了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去交付國師！」國師吩咐軍政司收了，說道：「取這一國的功勞，都在這個卵上。」馬太監說道：「既是功勞在這一卵上，也是王明離鄉背井，拋父母，別妻子，下西洋一場。」叫軍政司與他記在功勞簿上。

軍政司不敢怠慢，展開功勞簿來，墨磨得濃，筆醮得飽，寫了南京龍江左衛巡邏軍士王明，寫到個「卵」字上不好寫得，跑去稟明元帥，說道：「小的軍政司職掌紀錄功勞，比如某將取某國，或取某關，或斬某人首級，小的一一記簿。今日王明只取得兩個卵，小的不好下筆，故此來稟過元帥老爺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廝沒用，就寫著某日取鳳凰卵兩個就是。」軍政司得了元帥軍令，才來下筆。

王明又走向前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且慢些落筆。」也來稟明元帥，說道：「小的王明多蒙列位老爺抬愛，這個功勞不消記簿罷！」老爺道：「怎麼不消記簿？」王明道：「久後得了一官半職，回京之時，不好講話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不好講話？」王明道：「南京人的口不好，假如小的們在街上走，他就在廊底下罵，說道：『好日的貨，你下西洋一個卵功。』就傳到小人的子子孫孫，人還罵道：『好日的貨，你祖宗下西洋，倒有一個卵功。』那知事的，還曉得是個取鳳凰的卵；那不知事的，聽得人說是一個卵功，只說是沒有些功。這個官卻不是冒認得的？以此不好講話，故此不消記簿也罷。」王爺笑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蠢儕！豈不聞二卵棄干城之將，留名青史，竹簡騰輝，怎麼有個不好記簿的？」王明不敢違拗。軍政司記了簿書。國師叫聲王明道：「你記簿的事還小。你過來，我問你。」王明道：「國師老爺有何吩咐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個卵在哪裡取來的？」王明道：「鳳凰是個羽蟲之長，百鳥之靈，王者之瑞，出在月穴山上；非梧桐不棲，非竹葉不食。小的在月穴山上梧桐之下，青石縫裡取將來的。」國師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王明只說國師也是尋常的僧家，他就扯個謊，說道：「初然沒處尋去，後來聽見兩個麻鶻兒嘴裡喳喳的說道：『鳳哥哥，鳳哥哥，你的石頭縫裡好做窩。兩個卵，笑呵呵。』小的得了這個消息，卻才找到那裡，取得卵來。」國師道：「你還撞遇個甚麼人沒有？」王明道：「只是小人隻身獨自，並不曾撞遇著甚麼人。」國師道：「你還看見個甚麼窠巢沒有？」王明道：「小的曉得鳳凰不在樹上，故此不曾去找尋別的窠巢。」國師道：「你還取得有甚麼寶貝沒有？」王明道：「路遠心忙，哪裡又有閒工夫去尋寶貝。」國師把頭點了兩點。

畢竟不知點了兩點頭，有個甚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